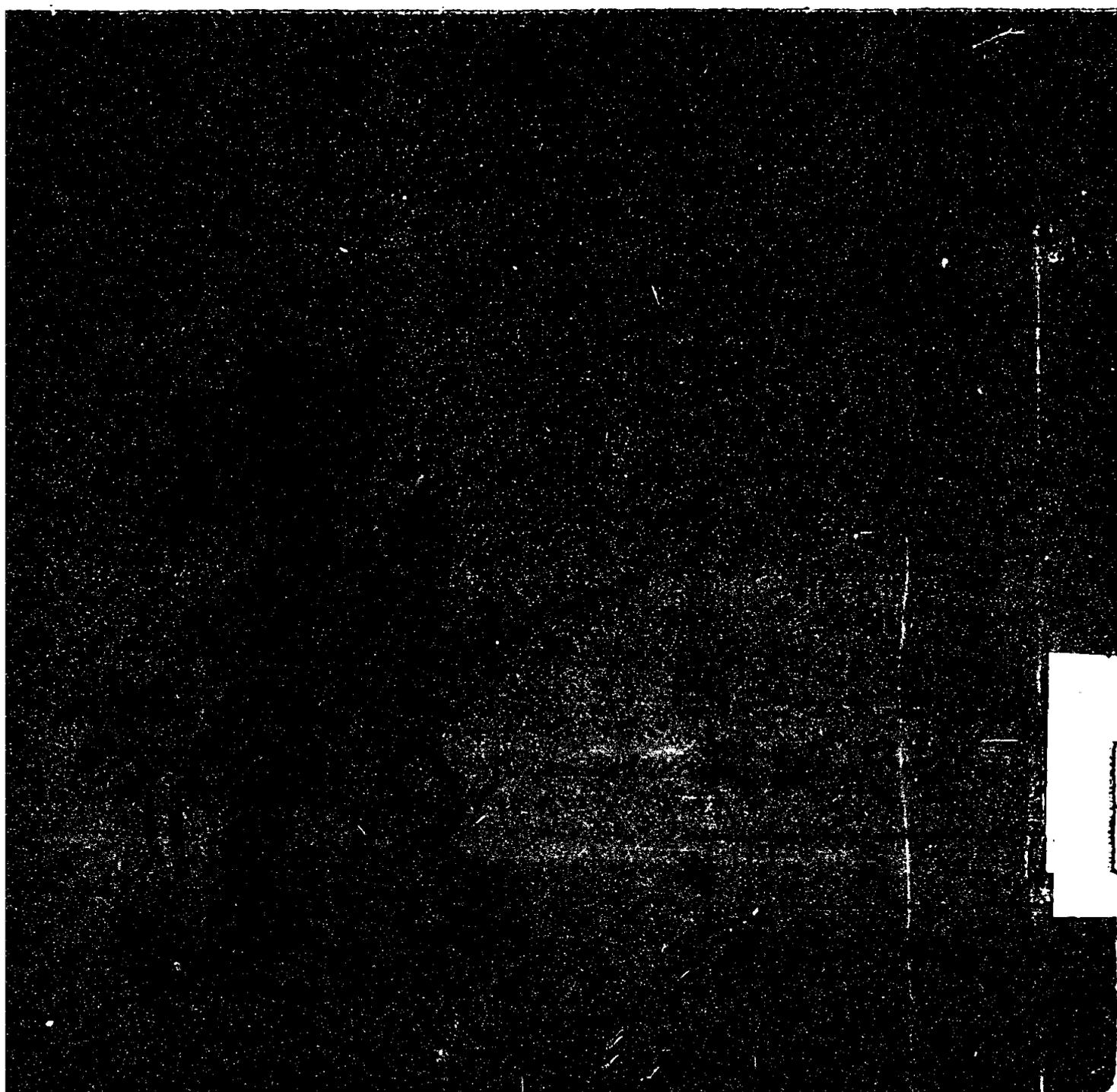


爭鬥的上海孤產球



爭鬥的上島孤崖瑛



林 盈 著

新民主出版社經售

一九四七年二月再版

新民主出版社總經理

香港干諾道中一二三號



目 錄

(一) 瓊崖陷落了.....	(一)
(二) 在孤島上舉起人民解放的勝利旗幟.....	(三)
從勝利的戰爭中壯大.....	(五)
在兩面夾擊中奮戰.....	(八)
輝煌的勝利的戰鬥.....	(九)
敵人的糧食和三光政策.....	(一一)
算也算不清的淋漓血債.....	(一四)
(三) 堅持團結，反對內戰.....	(一七)
團結的裂痕.....	(一七)
內戰從美合打起.....	(一九)
林膏材血洗解放區.....	(二一)
反動派勾結敵僞.....	(二三)
爲了爭取團結的努力.....	(二五)
黎人暴動.....	(二七)

628.604
261
3

(四) 解放區的民主建設……………(三〇)

抗日民主政權……………(三〇)

施政綱領及社會經濟政策……………(三一)

瓊崖婦女對抗戰的貢獻……………(三四)

(五) 英雄的素描……………(三七)

附錄：

瓊崖獨立縱隊七年戰鬥統計……………(三九)

敵人投降後國民黨軍進攻瓊崖解放區實錄……………(四一)

雙方發佈停戰命令後國民黨軍進攻解放區

的事實……………(四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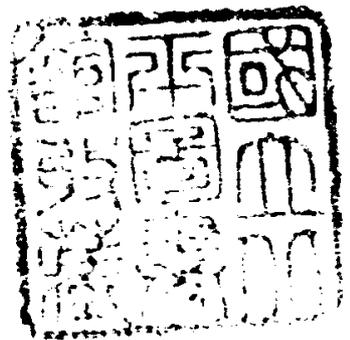
瓊崖——孤島上的鬥爭

一，瓊崖陷落了

日本侵略者的軍隊，于一九三九年二月十日踏上海南島，青翠肥沃的瓊崖，自此遍佈了血跡，三百萬頻經內戰創傷的人民，又踐踏在外敵的鐵蹄下！

十日的早晨，十多架日本飛機出現於海口上空，日本海軍陸戰隊已同時在距海口十餘里的兩個地方登陸，但人們還沒有知道這回事，瓊崖當局和當地居民，由清夢中被轟炸驚醒，正準備進行「防空」，可是海口外圍的防軍已在那裡遭受敵人的登陸攻擊，步槍機槍和大砲聲震天地响，瓊崖當局正式接到敵人登陸的消息，立刻亂作一團，撤退，慌忙的拋掉了一切跑掉了。

當時瓊崖當局最高負責人是守備司令兼行政專員王毅先生，手上的軍隊有兩個保安團約一千二百人及十六個縣府轄下的壯常隊和游擊隊（人數三千五百至四千人），此外就是由共產黨方面改編出來的獨立隊（約二百人），依據當時這些力量，如果有決心在瓊（山）文（昌）一帶展開游擊戰爭，是有效的阻擋敵人，使其不能深入內地的，但王毅先生顯然沒有這個堅決抗戰的準備，故當敵人登陸，便率領那些配備較強的團隊迅速撤往瓊東樂會交界的嘉積市去；而瓊、文兩縣的壯常隊和游擊隊



也隨着走光了，於是瓊、文最前綫便只剩下了一個不足兩百人的獨立隊、不肯拋棄自己的國土，不肯拋棄自己的人民！這樣，「皇軍」在瓊崖的佔領就不能不是十分順利了；如果還有一點不夠順利、那就是獨立隊經常在打擊他！

誰也想不到，國防重鎮的瓊崖在這麼一個早晨，就陷落在敵人手上，誰也想不到，瓊崖的人民在清夢中醒來，而法西斯奴役的命運已套在他們的頭上！——真的好像一個夢一樣！

二 在孤島上舉起人民解放的勝利旗幟

獨立隊的成立和擴編

廣東瓊崖人民抗日自衛團獨立隊，是今日的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瓊崖縱隊的前身；而獨立隊的前身又是十年土地革命時代，在瓊崖堅持艱苦鬥爭的紅軍游擊隊。

一九三七年夏，瓊崖共產黨領導人馮自駒夫婦於瓊山縣被捕，瓊山縣長陳明衡打算把他們秘密殺害，為陳章將軍所反對而未果。三八年春，瓊崖共產黨以抗日民族統一戰綫全國範圍已經結成，瓊崖亦應實現團結一致抗日，便致函陳章將軍，提出瓊崖的團結談判問題的建議，陳將軍當即在瓊崖國民日報上答覆，要求共產黨方面派出代表從事談判。瓊共於是派黎民為全權代表會晤陳將軍；並為了使談判順利進行，要求立即釋放馮自駒夫婦。不久，馮氏夫婦恢復自由，瓊共轉由馮自駒為全權代表，與陳章 軍多次商談，中心問題為改編部隊。因為部隊的名義和統屬問題，雙方意見未能一致，使談判拖延下去，直到陳將軍離瓊，王毅先生接任守備司令之後始獲解決。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五日，瓊崖共產黨領導下的紅軍游擊隊在瓊山縣之雲龍市正式編成「廣東瓊崖人民抗日自衛團獨立隊」，王司令親臨檢閱。當時只有駁壳廿餘枝，色樣不一的步槍百五十枝，編成一個配備最劣的大隊。改編消息遍傳遐邇，整整十天裡，各地民衆興奮熱烈，帶了慰勞品來慰問，許多父老希望在那兒看到久無音訊的子姪和親戚，老百姓見了獨立隊總是親切地說：「哥家辛苦十年，早該有今天！」

敵人登陸之日，獨立隊自動派遣一個中隊，由雲龍趕赴南渡江的潭口警戒，企圖俟敵人由瓊山東

渡時，予以突然的打擊，但被敵人飛機發覺，施行轟炸射擊，獨立隊一個小隊長光榮犧牲。當時政府軍隊如潮的湧着退走，獨立隊亦不能隻手挽此狂瀾于既倒，遂於這一天，離開雲龍，開赴瓊、文邊界地區的樹德、大昌一帶，準備對敵展開持久的游擊戰爭。

敵人登陸的消息急運地傳佈開去，由於政府軍隊的慌亂退却，更加造成人民的嚴重恐怖。當時距舊曆新年不過幾天，大家趕着把過年的東西吃掉，因為敵人已經打進來了，誰也想不定明天會發生什麼變化，誰也保不定明天自己吃不吃得到過年的東西。人們除了恐怖、憂愁和惶惑之外，沒有什麼行動的準備。在這種嚴重的情勢下，瓊崖的共產黨人在各地加緊進行普遍的抗日宣傳，獨立隊亦奉當局命組織隨軍服務團，從事動員民衆工作。當時瓊崖當局亦採取比較開明的措施，成立黨政處作為國民黨進行民選工作的領導機關，並容納四個有經驗的共產黨員參加工作。

獨立隊正以積極的行動打擊敵人，在瓊文公路打了好幾次仗，其中以羅古橋一役最爲出色，截擊滿載敵人的軍車一輛，將敵廿餘人全部消滅，內少將敵酋一名，海口及文昌之敵曾掛黑紗誌哀；因爲敵援軍及時趕到，故未有繳獲。獨立隊能够以最低劣的武器，和現代化精良配備的敵人不斷作戰，獲致勝利，這就大大振奮了人民的抗戰情緒與勝利信心。由於當時獨立隊實際上是瓊崖的唯一的敢于抗戰和能够抗戰的隊伍，瓊崖當局也看得很清楚，如果不把這支部隊擴大，不增強它的戰鬥力量的話，敵人就當然是長驅直進，瓊崖當局所在地的嘉積也決不是安居之所了，因此，獨立隊奉命擴編爲獨立總隊，由馮白駒任總隊長，共編成三個大隊，兩個大隊駐瓊山、文昌，一個大隊駐詹縣。獨立隊所以能够迅速擴大，這是由於它和瓊崖人民有了十年的血肉關係，更由於它在這個孤島上高高舉起人民戰爭的旗幟，積極抗戰和愛護自己的人民，因此，民衆送他們自己的子弟，拿出他們自己的槍枝，

這些槍枝是政府千方百計要收繳而沒有被收繳出去的（擊批擊批參加獨立隊——獨立隊是真正的瓊崖人民的子弟兵。

從勝利的戰鬥中壯大

擴編後的獨立隊，立刻以更爲威武的英姿打擊敵人，成爲瓊崖抗戰的中流砥柱，創造了許多輝煌的戰績，受到軍事委員會和廣東省政府的獎勵。其中最著名的爲羅板舖伏擊戰，永興奇襲，及圍攻那大市，現在分述於後。

羅板舖伏擊戰 一九三九年八月上旬的一個夜裏。獨立隊的兩個中隊，由大隊長黃大猷率領，靜悄悄地出發到羅板舖，預定的伏擊地點掩蔽下來，因爲他們知道三江與賓洋兩敵據點，每天中午都有一輛軍車來往其間，車上經常有廿餘名敵軍，一挺輕機，他們對它神往已久的了，爲了保持秘密，不得不夜間出發，蟄伏到第二天。伏擊隊伍屏息地在山丘的海棠林裏守候着，直到下午四點半鐘，汽車聲由賓洋方向駛來了，戰士們疲倦了神經觸電似地緊張起來。他們窺看到汽車了。一輛無蓬軍車，站滿着敵人，毫無疑慮的駛來，指揮員打手勢命令戰士們裝好子彈，同時準確地計算射程，下令射擊，子彈飛蝗似的打過去，汽車停下來了，大半敵兵和司機中彈了，機槍手也中彈了，輕機槍在車上掉下來了，短槍班立即組織衝鋒，把還想抗拒的幾個殘敵消滅，僅廿餘分鐘戰鬥結束。敵人全部被消滅，繳獲輕機槍一挺，擲彈筒一個，三八式步槍十餘枝，短槍數枝及其他軍用品，獨立隊也犧牲戰士二名，負傷三名。這是敵人登陸以來最丟臉的一次，事後即由三江出動敵軍二三百人，在羅板舖附近作報復性的燒殺。羅板舖之戰是全瓊第一次大勝仗，瓊崖當局曾呈報上峯，獨立隊因而受到廣東省政

府的傳令嘉獎。

永興奇襲 同年九月初旬。獨立隊奇襲永興，繳獲輕機槍一挺，步槍數枝，子彈千餘發，因為戰術新穎，得到軍事委員會的傳令嘉獎，謂永興市奇襲，在全國尙乏其例，並勉以繼續發揚其效能云。奇襲是這樣進行的。獨立隊一個中隊駐於瓊山西之第二區，偵得永興市敵情如下：敵兵五十餘人，分駐兩地。一爲市門附近的神廟，人數廿餘，配輕機一挺；一爲街道上的民房，人數卅餘，輕機一挺以上，擲彈筒一個，防備相當疏虞，墟集日大多徒手在市場上跑，每個駐地只有一個站哨，檢查行人的「良民證」。獨立隊下了決心進行奇襲，由小隊長林天德率領六個駁壳班出發，把鎗「密」起來，和過路「民討」了六條扁担和六張「良民證」，說着笑着進入市門，三個人向站崗的敵軍說聲「敬禮」，拿出一「良民證」護他檢查，冷不提防，後頭的兩個，拔出槍來把敵哨兵結果了，隨即向神廟衝鋒，當場斃敵二名，其餘的敵兵由後門逃掉，他們繳到了機槍，每人拿了一條步槍，從容地回返駐地。

圍攻那大市 那大是瓊崖的第三大市（僅次於源口和嘉積），是臨、儋、昌、感、白沙五縣交通樞紐，出產極豐，敵人侵佔後，蹂躪甚烈，民衆極爲痛憤，該區駐有獨立隊的張開泰大隊，決心把敵人驅走，爲民解倒懸，由於地形及主觀條件，攻堅是沒辦法的，遂採取久困戰術，那大敵人比較孤立，兵力約敵軍四五十人，僞軍一個中隊，距其他據點均在三十里以上，且中間都通過山地，不易作有效的增援。張大隊長爲廣汎動員民衆，配合作戰，召開淘江、南豐、那大、洛基等五鄉鄉長及兩個游擊中隊長聯席會議，發動五鄉青年壯丁及民衆參加行動，共計武裝羣衆四百人，即實行公路橋樑電話綫等的大破壞，十月中旬開始圍攻，以兩個中隊及一部份游擊隊進攻那大市區，其餘分向各路警戒，戰鬥第一二天，敵據守炮壘，企圖以猛烈砲火迫我退却，沒有效果，第三天，敵人便停止這種無

效的驅退意圖，但獨立隊又不能攻陷砲壘解決敵人，戰事遂成對峙狀態，敵被困又得不到增援，只有從海口每天飛來敵機一架，低飛掃射及拋擲供應品，參戰民衆見此情形非常高興，勇氣益增，日夜不疲地各守崗位，各鄉民衆紛紛送飯，送慰勞品，圍困到第十一天，敵人迫不得已，星夜突圍，向儋縣城竄去，獨立隊於次日入市，將未及逃走的僞軍中隊長陳逆國良以下官兵六十餘人全部俘獲，繳步槍五十餘枝，經此一戰，獨立隊在臨儋兩縣聲威大振，各地民衆紛紛送其子弟携械參隊。

那大一戰，結束了勝利的一九三九年，總計全隊在瓊、文、臨、儋四縣，對敵作戰大小十餘次，以上所述不過是較大較出色和繳獲較多的範例，此時瓊崖守備司令部已開始對獨立隊岐視，彈械薪餉的供給奇缺，僅發給過破舊步槍三十餘枝，和平均每枝槍不足五顆的子彈，每月發給薪餉七八千元，後來竟停止了，因此，獨立隊的發展壯大，就只有依靠自己的艱苦搏鬥，就只有依靠廣大民衆的無限熱誠的支援。

獨立隊的勝利戰鬥和抗日宣傳，大大改變了民衆的恐日心理，他們開始認識武器好保不定不敗，武器劣却不一定打不勝，獨立隊用最低劣的武器，打擊敵人，把敵人的新武器也搶過來了，儘管一些人這樣做反宣傳，說：「別上馮自駒的當，機關槍不是荔枝銃（註：這是內戰時期民衆使用的武器），日本人要是那樣好死就不打中國了」。但事實粉碎了一切造謠，民衆是老老实實的，他們又更認識到：那些裝備和給養樣樣都比獨立隊好的政府軍隊，爲什麼只躲在內地，頭也不敢伸出來呢？他們吃好、穿好、槍好、不去打日本，只知道向人民抽糧抽稅，拳打腳踢，當人民如牛如馬！廣大人民信任獨立隊，擁護獨立隊，瞧不起保安團和游擊隊，說他們是「吃壞糧」。

在兩面夾擊中奮戰

一九三九年秋，第九區行政督察專員吳道南氏返抵瓊崖，團結抗戰局面開始起着變化，在以前，國共兩黨的關係是團結的，當局的措施也是比較開明和適合抗戰需要的，例如獨立隊的改編與擴編，群眾抗日運動的開放，黨政處的組織並容納共產黨員參加工作，共產黨人可以公開從事抗戰活動等，在以後，吳專員便一反過去的做法，開始其反共反人民的活動，終於發動向獨立隊的軍事進攻，實行消極抗戰，積極內戰的錯誤政策，故此，自一九四〇年以後，獨立隊處於敵頑兩面夾擊的惡劣環境之中。

當時獨立隊只是一枝為數不多的隊伍，比之國民黨軍隊要少一倍，比之敵偽要少七倍至十倍，而經常處於兩面夾擊的環境當中，處於敵偽頑的配合進攻之下，其艱苦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國民黨反動派的進攻開始於一九四〇年，打得最厲害的是一九四一年；四二年以後，內戰的火焰比較降低了，但在臨高、儋縣、定安、高寧等縣，仍間斷的有內戰發生，四五年春夏季大規模的內戰又在白沙縣境打起來了，這幾年來，獨立隊在對敵鬥爭方面的情况是：自四一年後每年大小戰鬥在一百五十次以上，四三年起，獨立隊的活動已遍及瓊崖各縣，在不斷的對敵鬥爭的勝利中，把敵人的武器奪取過來武裝自己，故在四四年獨立隊已成爲一枝有五個支隊實力和配備精良的鐵的隊伍。瓊崖的敵人也用最殘酷的手段來對付獨立隊和瓊崖人民，四一年國民黨反動派正拚命對獨立隊進攻，當時敵人還在「坐山觀鬥」，坐收漁人之利。四二年敵人便親自動手，發動大軍，向獨立隊的根據地——瓊、文地區進行蠶食和實施三光政策，駐瓊山之潭文、甲子的國民黨保七團董伯然部，又公開和敵人拉起手來，

共同「反共」，配合進攻瓊、文地區，敵人接着轉鋒向臨、儋地區，繼向萬寧地區殘酷進攻，敵人向全瓊抗日民主地區實施殘酷的掃蕩蠶食和三光政策，開始於四二年冬，至四四年夏才告停止，這期間獨立隊的艱苦奮鬥的情況，非筆墨所能形容，獨立隊克服了一切困難。在四四年春季開始向敵人猛烈反擊，一直到敵人投降時止，在昌江境內一連打了幾個勝仗，在澄邁及崖縣，陵水交界地區也打了勝仗，在感恩崖縣交界的望樓和瓊山的才坡也打了勝仗，計共繳獲敵重輕機槍二十挺，擲彈筒十個。以上是四〇年到敵人投降前，獨立隊在兩面夾擊當中，堅持艱苦的抗日自衛鬥爭的一個輪廓。

輝煌的勝利的戰鬥

現在把對敵作戰中勝利較大傳聞較廣的，比較出色的戰鬥介紹如下：

美德戰鬥 一九四一年七月下旬，距反動派董伯然。許大任進攻美堂之戰不久的事。美德是瓊、文交界的大昌鄉的一個村落，四一年春被佔領。建築據點，成爲獨立隊瓊、文根據地的嚴重威脅。獨立隊曾發動民衆進行連續半個月的破壞行動，想把該地敵人迫走，但沒有效果，於是決定佈置美德戰鬥，出動三個大隊兵力企圖以截擊美德至潭牛間的軍車，吸引美德敵人出救，即可於消滅敵軍後，順勢搶攻美德。但由於使用的兵力大和佈置的陣地廣，給敵人察覺了。敵自潭牛方面出動七八十人附迫擊炮二門，乘汽車到半途，即分兩路向獨立隊陣地進攻，美德之敵亦出而呼應。敵使用大砲轟擊，火力熾烈，獨立隊又處於幾方面混戰的情況，戰線被截成數段，完全陷於被動的不利地位，當即改變計劃，集中主力，找取敵人薄弱部分，予以殲滅的打擊，另一部主力則依據有利地形，壓制敵人的衝擊，並把他們吸引住了，使不能應援其薄弱部分。這一新的部署，立即改變了戰鬥形勢：以美德出

動之敵（三十餘人，配輕重機擲彈筒各一）很迅速地被消滅了；從潭牛出動之敵的一路被衝斷爲二小股，其中一股也被消滅了。敵人見勢不妙，即以大砲及機槍猛烈射擊，但獨立隊已實行撤退，全部安全脫離陣地。此次戰鬥自上午十一時開始，到下午二時許結束，斃傷敵六七十人，繳重機一挺，輕機二挺，擲彈筒一個，步槍四十餘枝。獨立隊亦傷亡四十餘人，大隊長林一芹光榮犧牲。經此一戰，敵人在向大昌，樹德一帶作了一次報復性的掃蕩之後，便撤退美德。

田頭陂殲滅戰 一九四二年五月，正當夏收季節，萬惡敵人則不斷出動，專門燒燬糧食，想陷解放區軍民於飢餓，這是一條十分惡毒的計策。田頭陂殲滅戰就是獨立隊打擊敵人燒糧毒計的一次戰鬥。獨立隊以百人上下的精銳隊伍，預伏於田頭陂的山阜裡。敵人三十餘由龍滾出動，擬通過田頭陂向上城，加榮一帶解放區的村莊燒糧，一路大搖大擺，走入獨立隊的伏擊圈裡來，於此，震天的槍聲响了，槍彈暴風驟雨地向敵人飛射。敵人一時陷於慌亂，但很快便臥倒展開火力反擊了。獨立隊的機槍停止了射擊，步槍和駁殼槍繼續打，接着是一連串的手榴彈的爆炸，衝鋒組迅速接近敵人。用手榴彈投向敵人的陣地，使敵人的步槍也失掉了效能，他們就拚死衝出，轉移到一個小山上，發揮高度的火力頑抗，獨立隊便重新使用機鎗密集射擊，部隊分兩路衝敵兩側，封閉他們的退路，敵人的死傷已逐漸增加，還擊力量漸次微弱，獨立隊組織總衝鋒，初則用手榴彈投擲，最後迫近敵人展開白刃戰，幾個殘敵還在抵抗，一個敵指揮官更兇，拿了指揮刀，刺傷了幾個獨立隊的戰士，才被殺死。戰鬥由上午十一時開始，至十二時許結束，歷時七十餘分鐘。敵人全部殲滅，繳獲輕機，手提機及擲彈筒各一，步鎗三十枝，手鎗三枝。獨立隊亦死傷二十餘人。

竹山良橋打車 一九四二年九月，敵人對瓊，文根據地的蠶食兇殘熾盛，獨立隊竹山良橋之戰

，就是要給敵人一個回擊。竹山良橋是瓊文公路幹綫上的一段，是僅存的一塊可以施行伏擊的地形，可以佈置一個大隊至四個中隊的兵力，足以消滅敵人軍車二三輛。戰鬥的那天，敵從海口開來軍車八輛，二輛在前，六輛在後，相距約一里多。獨立隊從瞭望哨得到了這個情況，決定把先頭的兩輛打垮，獲勝後就邊打邊退，因此就加強了警戒兵力，以控制後頭的軍車和掩護退却。當兩輛軍車駛入陣地，到達有效射程以內，機鎗即集中射擊，把敵車打停了，敵人正想由車上跳下來，但獨立隊的短鎗班已蜂湧而前，一陣手鎗和手榴彈的狂風暴雨已把敵人全部消滅，繳獲輕機重機及擲彈筒各一，步槍三十餘枝，戰鬥時間不到十分鐘，在後頭的敵人，知道前面中伏，立即下車，以疏開隊形衝前救援，獨立隊的警戒隊伍依據高地與敵作戰，全軍作有步驟的退却。敵人雖企圖追擊，但毫無收獲。事後調查，這八車日軍正是在海口組織成的「討伐隊」，要開入文昌各地進行掃蕩的。

敵人的蠶食和三光政策

獨立隊和解放區的生存與發展，是敵人所深惡痛絕的。一九四一年熾烈的內戰，敵人是企圖借反動派殺人之刀，來消除自己心腹之患，採取「坐山觀鬥」態度。那知獨立隊在瓊、文地區作了整年的自衛戰，不但不會疲憊和削弱，反而更加堅強，自四一年秋至四二年秋，敵人遭受獨立隊打擊而招致的損失，比之前此的兩年要大二倍，因此敵人便在四二年下半年開始其殘酷的掃蕩。

一九四二年五月，敵四百人單刀直入的插進瓊文解放區的腹地樹德鄉，在樹德、咸坡，建築強固據點後，大兵隨即撤退，只留七八十人在據點裡駐守。六月中旬，敵人增兵百餘，並向前推進，佔駐龍發嶺，即修築至高街的公路，這幾個據點和一條公路，就恰恰把瓊文解放區割成一片

。這些據點的敵軍，一直整伏不動，到八月後，才出動附近村莊，對居民採取懷柔手段，吸引民衆領取良民證，和醞釀組織維持會。十月初旬，新的動作來了。每天早上，由海口飛來敵機二架，每架載一百磅炸彈六枚，向南北兩側解放區施行轟炸，由早至晚，平均來回七次，每天平均投彈八十四枚，一直連續至十一月初約一個月時間，共投彈二千五百枚以上，把十幾個村莊夷爲平地。雖然由於人民都有了準備，除了房屋之外，沒有什麼損失，但對民衆的心理上的威脅無疑是很大的。大轟炸之後，敵人隨即施行深入的進攻了。

十月卅日，敵軍約四百人深入瓊文解放區北段的道崇鄉，不久南段的大昌鄉也伸進了敵人的強大隊伍，不久南陽鄉也駐了敵人，而高街、龍發、美德等地亦增加兵力。敵人每股少者二百人，多者四百人，均屬配備精良的隊伍。他們駐定之後，便每天出動，橫衝直撞，找尋獨立隊的主力來決戰。當時獨立隊在軍事上是避免主力作戰，採取游擊小組分散活動的方式，以求不斷打擊和殺傷敵人。在這崇一帶，戰鬥最烈，一個游擊小組和敵人接戰多至十餘次。敵人找尋主力決戰的企圖失敗後，也把兵力分成許多小組來對付獨立隊的游擊小組。敵人的小組數量更多，散佈也更廣，一旦在什麼地方碰到獨立隊的游擊小組，敵人的小組便四面攏來合擊，這使獨立隊的分散作戰遭到極大困難。而敵人對解放區民衆則採取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當時民主政府則領導民衆，實行清野疏散。時值秋收，黃金色的穀粒，正是民命所寄，各區鄉民主政府發動民衆組夜間收割隊搶割，而敵人則由外地運送大批勞動力也來搶割，結果此次秋收損失了百分五十以上。

由于主客觀條件的困難，獨立隊主力于四三年初撤離瓊文解放區，轉進瓊（山）澄（邁）邊區和寶安、樂萬新地區，只餘少數力量，配合民衆，堅持鬥爭。因此，敵人改變他的戰術，把軍隊編成五

人到十餘人的小組，向各個村莊和山地搜索，一個鄉經常發現幾十個這樣的小組活動，一碰到獨立隊的游擊小組，便如螻蛄赴驢地攏來，使得獨立隊的活動差不多完全沒有辦法。敵人除了搜索獨立隊之外，便是摧毀民主政府抗日團體的區鄉機關，屠殺抗日工作人員，捕捉逃避山地的民衆。另一方面又對民衆說：「你們要活，要耕種，就要回來和皇軍合作消滅共匪呀！」由於上年秋收損失，本年春耕又完全沒有動手，飢餓的威脅橫在面前了，故民主政府不得已便有組織地批准一批年紀較老的居民，回去領取良民證。從事春耕，青年們則仍在山野堅持戰鬥。

四三年三月，敵人開始建築小堡壘，每個堡壘僅留四五十至七八十人駐守，其餘的大軍就撤退了，幾個來敵人所建立的小據點不下十個，把瓊文解放區切成二三十小塊，每個碎塊又都包圍在幾面的公路綫中。這些星羅棋布的據點內的敵人，每天仍忙着分組出動，輪班出動，日夜不休，發現烟火、人聲和火光，就立即奔前搜索，務使任何一個也不能立足。他們把領了良民證的民衆，通通搬到堡壘附近，搭茅屋居住，並斷絕與任何外面的人互通聲息。於是抗日軍民的堅持鬥爭進入無可言喻的極度艱苦當中了。雄偉的，洋溢着歌聲和歡笑的瓊文解放區變爲死域，沒有雞鳴，沒有狗吠，沒有牧童和他的牛，荒草掩沒了大道和田疇……；敵人用盡他的機巧，他的殘酷，要想消滅瓊崖人民的抗日民主力量；但是，人民的抗日民主力量是消滅不了的，正在這個時期內，他們的力量就遍佈了全瓊十六個縣。

一九四三年冬，敵人向臨、高、儋解放區施行同樣的進攻；四四年初又向萬寧解放區搬弄這一套，由於獨立隊和民主政府已經吸取了瓊文解放區的鬥爭經驗，領導人民，進行頑強的戰鬥，雖然經過敵人幾個月的殘酷進攻，但終于把敵人的陰謀粉碎了。

德國法西斯垮台了，太平洋海面形勢一天比一天緊張，海南島敵人給震撼着，集中精神準備應付盟軍反攻的防衛，對解放區的進攻遂于四四年秋告一段落。

算也不清的淋漓血債

幾年來日本法西斯野獸給予瓊崖人民的災難，是罄竹難書的，血債，誰也算它不清！誰都聽到過，瓊崖到處長着滿園的椰子林的，可是，在敵人佔據過的地方，你再也看不到椰子林，除非在數十年之後，你再也吃不到椰子了。

敵人的暴行是滅絕人性的，現在就所知道的報導如下，亦可以見到法西斯野獸的兇暴之一班了。燒，是敵人的慣技，敵人在公路上遭到獨立隊的打擊，受到損失，事後就不免有大批日軍向附近村莊出動，那裡的人都跑光了，留下的是跑不動的房屋，敵人的憤怒就發洩在它們上面，放一把火燒掉，敵人下鄉要食物，找姑娘，若是順順當當便不打緊，不然的話，又是放一把火，把村莊燒掉，什麼地方被破壞了橋樑，被割斷了電線，敵人就向附近村莊大興問罪之師，又是放一把火，向解放區出動掃蕩時，小掃蕩就小燒，大掃蕩就大燒，結果，全瓊十六個縣，除白沙、樂東、保亭、陵水、縣、寶安等六縣受災較淺外，其餘九縣，可說「體無完膚」尤以瓊山，文昌、臨高、昌江四縣為甚，文昌的南陽和瓊山的樹德咸果三鄉，每鄉再找不出十間完整的房子。

現在說到殺人，恐怕歷史上再也找不到如像日本法西斯野獸這樣的嗜好殺人，和那麼多樣和殘忍的殺人的辦法了，幾年來瓊崖人民被敵殺害的數目無法統計，現在只好舉幾個敵人屠殺的花樣吧，「斬頭」是最常用的一種，他們在野外掘一個圓形的一丈來深的大坑，把處刑者跪在坑旁圍成一個圈子

，劊子手利刃向每一個人的頸根劈去，人頭掉到坑裏，隨着一腳把屍身也踢了下去，偶然也有因爲斬得太多，劊子手氣力不加，被斬的還沒有身首異處，但也給踢下坑了，通通斬完了，就有一些人拿鐵錘子來，一錘一錘的把土拋下去，斬頭還有一種「亂斬」的方式、把處刑者綁了手脚，推到用鐵簇圍成的圍套內，站成一行二行或許多行，一會兒就有一個或數個頸繫紅巾、身穿紅袍，軀幹胖大，殺氣騰騰，手裡執着大刀，酒喝得半醉的人進去，把門栓好之後，號令一聲，他們便帶跳帶舞的揮動大刀，刀起頭落，其次是「活埋」，把處刑者一個一個雅落二丈深的大坑裡，再把土填下去，逐漸的把呻吟聲和淒厲的叫聲掩沒了。「刺殺」是敵人下鄉時用的大規模屠殺的辦法，一九三九年十月在澄瀟縣的花場頭一帶，在晚上把幾個村莊包圍起來，天一亮，敵人便入村去，遇到了人，不管男女老少，一律用刺刀殺死、共屠殺六百餘人，四二年八月，又在文昌縣大昌鄉的胡蘆村上演，該村居民本已領了良民證。保甲長也派下了的，敵人到了該村，叫保甲長把民衆集中在一個祠堂裡，說要檢驗良民證，全村四十餘人集中好了，站在門口的敵軍，突然上了刺刀衝進去，把他們全部亂刺殺死，瓊東，萬安，樂會敵佔區的村民，時常被敵人在驗證，或換證時全數刺殺，另外的「屠村」的辦法是火燒，敵人命令某村居民集中驗證或換證，集中後用柴將門堵塞，放一把火將裏面的人燒死。這辦法在瓊東及樂會的敵佔區使用爲多，瓊山第四區嶺大鄉的羅埃村，全村廿餘戶共七十餘人，就在一九四三年四月被這樣屠殺了。敵軍將個別人處死時，喜歡用狗咬法。把人綁在一條柱子上，叫出幾隻健壯的軍犬來，縱之咬噬，受刑似的人越叫哭喊罵，圍觀敵人越縱聲狂笑，結果犯人氣息奄奄，那些軍犬便大啖人肉了。「跑火」，把人用鐵絲綁手，全身繫以棉花或穿上棉衣，把煤油澆透了，燃之以火，縱之使走，走了幾十步就昏倒而死。冬天寒冷的時候，把受刑的綁在露天柱子上，不給飲食，一任北風吹打，每

三 堅持團結，反對內戰

團結的裂痕

一九三九年秋，吳道南氏返抵瓊崖，就任第九區行政督察專員，國共兩黨的團結立即起了變化，吳氏就職後，將過去瓊崖當局的抗日工作和開明措施次第取消，他所做的第一件工作是調整人員，將認真從事抗日工作的縣區長撤換（如萬安縣長梁秉樞，文昌縣長詹學新，瓊山三區長章義光，文昌三區長詹學新等），却把反共著名，人民厭惡的人物，如羅連峯，楊永仁，李春農等拖了出來。第二件工作就是下令獨立隊縮編，其訓令稱「兵貴精不貴多」，由每班九人裁減為六人，即縮減三分之一。並命令改換隊名為「瓊崖抗日游擊隊第一獨立總隊」，刻好銜記通令使用，第三件工作就是撤銷黨政處，解散民衆組織，或停止其活動，隨着不幸事件接連發生，首先是捕捉各地共產黨人，逮捕獨立隊交通人員，檢查及撕毀獨立隊的公文函件，這使民衆為之驚詫不置。捕捉抗日青年，瓊山、瓊東、文昌等縣，經常發生深夜拍門捕捉抗日青年事件，被捕後或加鎗殺，或加活埋，有時竟誣說這是共產黨做的。于各地人口恐慌，不可終日。民衆放哨監視，見到政府人員下鄉，莫不逃避一空，因為萬一被拘，小則破財，大則喪命！

接着就是壓迫華僑回鄉服務團和慘殺符克事件。

溯自瓊崖陷落後，馬來亞、暹羅、越南的瓊僑，痛家鄉之沉淪，紛紛組回鄉服務團返瓊工作，相繼回瓊者有星洲服務團、暹羅服務團、越南服務團等三個，遠涉重洋，偷渡封鎖，幾歷艱辛，始得回

瓊，其中未明，陳琴二君因偷渡死在海裏，回瓊後從事救傷，醫院及參加前綫工作，並攜帶大 僑商捐募的藥物，分送各部隊，由於獨立隊勞苦功高，故捐贈特多，當局因而對服務團加以歧視，說他們通通是共產，並吞沒僑胞贈品，例如服務團運來寒衣二千件軍氈數百條，被當局在香港吞掉，只發了九十件給獨立隊，服務團積極從事民衆宣傳工作，深入農村，唱歌演劇，舉辦識字班等，極爲民衆愛擁，民衆看他們，都說「先生來了」。民衆歡喜的，政府就不歡喜，民衆愛擁的，政府就仇視，終於政府下令限制他們只准在原有工作地區活動，非經呈准不得到新的地區去，否則以搗亂抗戰論罪云！

越南回鄉服務團團長符克君，瓊崖文昌人，其父在越經商，家道頗豐，符君畢業中學，沉靜寡言，但心胸裏是飄著着沸騰的愛國熱情。他率領該團回國後，看到幾個服務團都同是服務抗戰，爲使彼此活動更爲協調，便向星洲、暹羅二服務團提出有組織總團之必要，經同意後成立總團，公推符君爲總團長。符君返瓊經年，耳聞目見，深感瓊崖抗敵部隊的艱苦，和同胞的飽受摧殘，亟需僑胞大量救濟，便冒險離瓊赴香港，向各僑領呼籲，當得僑領的同情，再度派符君回瓊，調查桑梓被難情形，草擬具體計劃，以資依據，募款救濟。這是一九四〇年九月間的事。符君返瓊後，向全團報告僑領意見，並即討論及擬定瓊崖難胞救濟計劃書，由符君親由携赴守備司令部，意欲呈請王吳二長官核定批示于十月初旬由瓊山動身，同行者爲前瓊山三區區長章義光先生。抵保七團駐地時，當被該團團長李春農熱烈招待，並派兵護送到守備司令部後。被送到招待所處休息，可是當天晚上，幾個駁壳班進寢室，把他們推醒，用手槍指着說：「奉命扣留你們」，隨即繳去符君自衛手槍，加以綑綁，推出外面去，從此就沒有踪影，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被下流無恥的劊子手慘殺了！

符克事件發生後，團結裂痕愈加明顯了，這正是全國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環境，而吳道先的甘作反共先鋒和人民的劊子手，這個臭名是洗不脫的。

不幸事件連接發生，「山中欲來風滿樓」，誰也料想得到反共內戰必定爆發的了。獨立隊遂於一九四〇年十月發出通電，向全省當局及全瓊同胞呼籲。該電力述獨立隊抗戰有功，並蒙層憲嘉獎，但瓊崖當局已于一九四〇年三月以後，停止發給抗日經費；而在三九年冬至四〇年春，已減發半數了，致使全隊衣食無着，迫得向民衆進行募捐。及在防區周圍徵收一些貨物稅，藉以維持；但當局對此又嚴令峻責，謂爲擅自征收稅款，破壞收支統一，這就不啻要把獨立隊餓死凍死，械彈方面，除發給壞槍三四十條子彈二千餘發及手榴彈數十枚外，其它所需品及醫藥品完全沒有，獨立隊以血肉換來機關槍，反被當局下令調去陳列，年來與敵大小戰鬥百數十次，每次均將消耗情形報告當局，但並無一點補充，此種不平待遇，熟甚乎此？加以逮捕共產黨工作人員及獨立隊交通人員的事件，不斷發生，獨立隊之來往公文函件，雖一鄉公所之微，亦可隨意留難搜檢或動手撕毀，當局對此忠于民族，抗戰有功之部隊，採取此種歧視逼迫手段，實在令人百思莫解！最後指出，瓊崖局勢已萬分緊張，各地反共反人民份子已公然喊出「反共滅獨」口號，內戰危機一觸即發，亟盼當局軍政長官全瓊同胞從速作有效之彈止，獨立隊的呼籲沒有得到當局的任何反應，而內戰終於爆發了。

內戰從美合打起

國民黨反動派的進攻，開始于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以瓊共及獨立隊領導機關所在地之美合（澄邁縣屬）爲其目標，其保七團及各縣游擊隊都向美合附近的仁興、美厚一帶集中。十二月十四日，抗日

文化工作者周岱先生夫婦及其愛子，于赴美途中，在仁興被保七團捕殺，內戰爆發前夕，內戰响首李春農曾派團附林蒼材訪馮自剛，要求獨立隊退出美合，獨立隊對此無理要求不予接受。李春農遂即發動軍事進攻，當時李春農所指率的兵力計保七團兩個主力營及三個機槍連，六百餘人，機槍一餘挺，另集結澄、臨、僑、瓊、定五縣游擊隊約八百人，共計一千五百人之衆。於十二月十七日晨五時左右，以精悍部隊突擊獨立隊總部所在地，大軍則分兩路攻擊正面，獨立隊以忍無可忍，退無可退，爲生存計，起而自衛，戰鬥竟日，雙方均有損失，李春農部連接進攻，至第三天，獨立隊便忍痛退出美合，內戰軍死傷百餘人，獨立隊亦死傷十餘人，戰事告終後，李春農即大肆叫囂，報捷請功，謂已「蕩平匪燄」「佔據匪穴」。王吳二長官則信使飛馳，而傳嘉獎，燃放爆竹，犒賞全軍，却更無恥的稱爲「瓊崖抗戰的空前勝利」！

美合一戰之後，內戰便全面展開了。凡有獨立隊的地方，就有國民黨軍隊的進攻，就有內戰打，瓊、文地區原駐有獨立隊的第一支隊，幾個月來不斷遭受李春農部的侵襲，但都忍讓不予還擊，由于民衆受搶劫得太苦了，不得不起而自衛，便有一九四一年三月羅蓬坡戰鬥。內戰軍隊損失慘重，第八連連長以下數十人陣亡，士兵十餘人就捕，獨立隊亦得輕機二挺，步槍六十餘枝，短槍數枝。在該連文件中，檢得李春農發給該連的訓令中有「迫敵則極力避免，遇匪則猛打猛衝」云。繼羅蓬坡戰鬥後，一直到四一年底，瓊、文地區內戰非常熾烈，其中如洪烈坡戰鬥、白引戰鬥、美堂戰鬥、三門坡戰鬥、第二次羅蓬坡戰鬥、尾坡戰鬥、斗門戰鬥、大水戰鬥等，都是非常慘烈的。但在這一年中，獨立隊的對敵鬥爭取得很大戰果，如瓊東、潭門的突襲，萬寧、東和公路的奇襲，澄邁、仁興公路的奇襲，瓊山美德的大戰等，共對敵大小戰鬥五十餘次，繳獲輕重機槍十餘挺。

一九四一年底，李春農親率二個營及二個機槍連，並一部份游擊隊，配輕重機十多挺，由潭文出發，聲勢汹汹，進攻解放區之咸來鄉，在羅射、美梁、大小尼坡一帶，和獨立隊發生接觸，激戰竟日方息，李氏又率所部星夜向道崇鄉前進，深入解放區腹地，天明後，雙方作戰于斗門坡。李春農親上火綫指揮，中彈而死。查李春農回瓊接任保七團團長以來，除了一九四〇年五月在湖山公路打了一次敵車外，就完全以獨立隊為對手，做發動內戰的禍首，不愧為一個反共健將；李之死，可謂忠于「剿共」事業了。可怪的是，李死之後，有人在廣州灣召開瓊民追悼會，在會上歷陳李抗敵有功。聲淚俱下，並謂李氏死于和日敵對壘的火綫上，全瓊同胞應踏着他們的血跡前進云。

李氏死後，其第二營營長李黎明代為率領隊伍，繼續橫衝直撞，星夜出劫，侵入永興、樹德交界之白水、池湖村，和獨立隊稍一接觸，又轉進大水村，至此便陷于獨立隊的包圍圈中。雙方距離很近，大家說話也可以聽到，獨立隊的政工隊員，便向保安團的弟兄們講道理，勸他們把打內戰的槍口轉向過去打日本。這時當地民衆，百十成群，天天到戰地向獨立隊慰勞，送茶、飯，祝他們勝利；保安團的弟兄們却只好渴水充飢。這種明朗的對比，也使保安團的弟兄們看見了真理，有廿多位士兵跑出來參加獨立隊共同抗日反對內戰了。圍困戰的第三四天，國民黨軍的援軍開來，但被擊退。第五天，保六團兩個營及其他隊伍八百餘人來援，雙方激戰竟日，獨立隊打到彈藥消耗殆盡，才撤圍退去。大水之戰，保游團隊死傷在四百人以上，獨立隊亦傷亡七十餘人。

林蒼材血洗解放區

林蒼材氏原係保七團團附，一九四一年七月繼龍駒氏為保六團團長，也是一名反共健將和人員。

劊子手。

大水戰鬥後的九天，林蒼材爲了報其反共「戰友」之仇，揮其所屬保六團及瓊，文，定三縣游擊隊千餘人，浩浩蕩蕩，殺奔瓊、文解放區來，從南陽、樹德開始，到雲龍嶺爲結束，爲時八天，南陽、大昌、樹德、永興、咸來、道崇、嶺大、云龍八鄉被蹂躪殆遍，此次林團長震怒之下，殺氣騰騰，自然非同少可，見人便殺，見屋便燒，見東西便沒收或破壞，見婦女便姦淫，根據瓊，文二縣六十餘個鄉的民主政府及民衆抗日團體聯名發出的呈文，要求瓊崖守備司令部及第九區行政督察專署懲辦林蒼材的文件中，把被難各鄉各村各保民衆損失慘狀縷述無遺，凡有天良莫不痛憤，就記憶所及者，八鄉民衆被殺死的男女老幼共三十八人，其中最慘無人道的，爲樹德鄉下田村吳某，剛產下之嬰孩不過五個鐘頭，內戰軍驟至，不及逃避，被腰斬爲三段，被槍傷民衆十餘名，被姦污婦女一百三十四人，其中四人被輪姦過久而死，二人被姦後殺死，另數人被姦後憤而自殺，輪姦致死的四人中，有一人僅十二歲，爲大昌鄉牛皮舖村林某之女，被燒燬房屋三百四十餘間，被搶走耕牛三百多頭，被搶走宰食大小雞三千四百餘隻，被搶走宰食豬八十餘頭，被槍走及宰食羊百三十餘頭，被搶去及燒燬衣服一千八百餘套，被搶去及燒燬棉被二百餘件，被搶去及破毀傢具一萬二千餘件，被搶去及毀壞農具八百餘件，被搶去及食去鷄鴨蛋二千餘枚，被食去損壞蔬菜五千斤，被搶去米三千餘石谷一百三十餘石，被食去酒五千餘斤，被劫去國幣一百七千餘元，掘去白銀三千餘枚，打破煮飯之鑊頭數千個。此外有民衆廿餘人被捕，不是被殺死，便是個家蕩產才得贖還。一個士兵拉着一個六十八歲的老婦人強姦。老婦哀求他說：「我老了，請你早找。」那個士兵說：「不要緊，我還沒有老婆！」

林蒼材大屠殺淫掠，血洗瓊文解放區後，內戰高潮開始降落，大概反動派已告筋疲力竭了，此後

數月，吳道南、李紫明、林蒼材相繼離開，丘岳宗繼任專署專員，董伯然陞任保七團團長，楊開東繼任保六團團長。

反動派勾結敵僞

董伯然，楊開東之流，爲了在瓊崖貫徹其「反共滅獨」的方針，就不得不走向和敵人勾結的道路。請看如下事實：

一九四二年冬，敵人向瓊文解放區蠶食時，董伯然的保七團就公然配合敵人，向樹德、南陽兩鄉進攻，敵人於十月底開始蠶食，董伯然部也於十二月初進駐大坡、鐘瑞二鄉，駐大坡的隊伍經常出擾樹德，駐鐘瑞鄉的隊伍則經常出擾南陽，形成和敵人緊密配合形勢，許多時候，敵人出動於左，他們便出擊於右，敵人剛收兵回去，他們却立即圍到。如果和敵人打個碰頭，便互通信號，各自走開了，從不會出過什麼亂子。如果獨立隊在什麼地方和敵人作戰，只要他們來得及，便立即出動抄擊，謂之曰「相機剿滅」！由於反動派和敵人的勾結與配合作戰，使民衆防不勝防，損失奇重。此時期內，解放區人民的死亡和損失於保安團之手者，比諸敵人爲大，南陽鄉著名紳士李良先生，亦於一九四四年被董伯然千方百計殺害了。瓊崖解放區被摧殘成爲無人區，董伯然也有一部份的「功績」的！

董伯然與敵做過幾次談判，準備投敵，是二尺孩童均所共知的。一九四四年上半年，敵駐南陽的半腳，董伯然部一個營則入駐鐘瑞，相距不及十里，彼此和平共居，信使往還，親若一家。敵人經常派遣通譯官和董聯絡，董部捉獲南陽民衆，多數解往敵人辦理，敵人捕到鐘瑞民衆，亦多解董部辦理。董營軍官經常吸着敵人贈送的「常多」牌和「南星」牌香煙。六月間，駐牛脚之敵軍撤退，董部於

四小時後即開去接防，因為這是事前商定的。

一九四四年七八月間，敵人向董迫降甚急，但談判中條件仍有出入，奔走其間的爲僞臨時政府代表吳玉宏及敵酋石久保，是年九月，董部第二營吳石安部在文昌之石壁行軍途中，和敵軍車發生誤會，吳營長即將敵消滅。吳玉宏和石久保即往董團交涉，結果槍枝全部送還，死亡敵軍每名賠償日票五萬元，並由董具結保證以後不再發生同樣事件。

一九四四年底，爲了更緊密協力「剿滅共匪」，敵人會派通譯二名伴同吳玉宏、石久保前赴邁衆鄉董伯然家裏，舉行兩日兩夜的秘密會議。會議內容如何，無從得知，但他們舉行會議這事，則是盡人皆知的。敵人和董氏之間使節往來，均係公然行動，無所顧忌，似乎是十分自然，不足爲怪的事。

楊開東的保六團駐防澄邁第一二區一帶，以美合爲基地；獨立隊第一支隊則駐美厚、加樂二鄉，敵據點仁興適處雙方之間。一九四三年下半年，保六團經常進犯美厚，每次出動，均與仁興之敵配合夾擊，因此獨立隊經常處於腹背受敵情況，一九四五年三四月間，敵從澄邁二區內嶺莊、西昌、坡尾、豬鬃嶺四據點撤出，保六團都在二小時內派兵接駐，這是保六團與敵人在坡尾、加樂進行談判的結果，保六團派駐後，大施兇暴，凡參加獨立隊的戰士家屬，不是被殺便是被沒收財產，舉辦清鄉，設立保甲，五家聯保，亂拉亂殺。

一九四五年五月中旬，楊開東率一保六團大部、守備團一部、澄臨儋三縣游擊隊，爲數不下一千二百人，分路向白沙、儋縣的獨立隊進攻，行抵南豐敵區，楊團長即投刺謁敵長官，請其讓路和協助「剿共」。可措南豐敵酋却不懂交情，加以拒絕，第二天還派敵車近百，予楊部以打擊，楊部損失數十人，狼狽而逃，這次「進剿」也就沒有成功。

此外，瓊崖各地維持會僞員，絕大多數都是國民黨原日區鄉長，直到敵人投降後，他們又搖身一變，再變爲國民黨的鄉長了。

以上是國民黨反動派，勾結敵僞，共同反共，準備投敵的犖犖大者。這也不過是一些衆所週知的事實而已，其中秘奧，當然更多。

爲了爭取團結的努力

「美合事變」之後，內戰烽火熾烈，獨立隊爲了堅持抗戰，保存人民抗日武裝，保護解放區人民的生命財產，不能不堅決自衛；但自始至終，他們無日不在努力于爭取團結。從獨立隊和瓊崖共產黨發表的文告，和「抗日新聞」「軍政雜誌」上，無不掬盡款誠，呼籲團結，共同抗戰，以利于國家民族和瓊崖人民，連篇累牘，力竭聲嘶。其重要者如一九四一年二月獨立隊的呼籲當局下令停止內戰，實現團結，願意派出代表商談一切，同年十月，中國共產黨瓊崖特別委員會發表「致王司令、吳專員的公開信」，提出幾項具體意見，要求王吳二氏考慮答覆，重啓談判之門。一九四四年八月瓊共特別委員會正副書記聯名致函王司令和丘專員，以盟國反攻迫近日本大門，中國反攻形勢日趨迫近，盟軍有登陸海南可能，要求當局停止內戰，實現團結，合力配合反攻，爭取最後勝利。此外瓊共領導人馮自駒以私人名義致函當局要求停止內戰恢復團結者更多。但國民黨當局均置之不理，因此屢于內戰慘禍，終于無由弭息，自殘國力，傷害人民，良可痛心！

瓊崖團結抗戰的局面，既受反動份子的破壞；獨立隊爭取恢復團結的努力，又因當局的拒絕而落空；但獨立隊爲了國家民族的利益，始終堅持團結。雖然瓊崖當局堅拒團結談判，而獨立隊仍多方努

力，和國民黨軍政方面做了幾次局部談判，但都沒有好結果，

第一次局部談判是一九四一年七月和李春農的談判。事前獨立隊方面採取種種辦法取得李春農同意，派出二個聯絡員帶同正式信件，赴保七團親交李春農，經李春農考慮後派出該團書記岑某以全權代表名義，到瓊山的龍發鄉某地會見獨立隊副隊長莊田及政治部主任王業熹。獨立隊提出停止衝突劃定防區的具體意見時，岑某認爲須返團部商量後方能答覆，於是獨立隊派出聯絡員伴同岑氏重赴團部，岑氏返後即無回音，而獨立隊的聯絡員則被害于保七團駐區內的潭文。

第二次是一九四二年六月和保七團長董伯然、瓊山縣長陳哲及文昌縣長何定之的談判。獨立隊總隊長馮自駒致函董伯然提出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意見後，獲得董及陳何二縣長聯名回覆，並同意開始局部談判，實現團結，以促進全瓊大團結。獨立隊即派出吳乾鵬林耀簇爲正式代表前赴潭文保七團團部從事商談。當得董團長及陳何二縣長的熱烈招待，商談進展順利，只以防區分割問題，雙方意見尙有出入獨立隊代表返部請示，以便最後確定。第三天，吳林二代表携總部意見重往談商。豈知抵埠後即遭綑綁拘留，吳乾鵬冒險越獄逃出，林耀簇則慘遭槍決。

第三次談判是一九四四年七月間，獨立隊第一支隊特務大隊長符大千和保六團二營營長王漢強的談判、兩個部隊均在澄邁活動，雙方痛感政府打內戰的罪惡，必須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王營曾被敵截擊，戰鬥甚烈，符部聞報馳赴救援，但王部已被優勢之敵擊敗，符部只得將拾獲王部遺棄的槍枝送返王營，並詳述赴援經過，王營長乃親函致謝。至此王營長更加明白獨立隊堅持團結的忠誠。不久之後，符大千致函王營長，提議雙方停止敵對行動，比肩抗日，以促進全瓊團結，當得王營長的同意。雙方舉行商談，成立協議，互相信守，軍民莫不額手稱慶。獨立隊爲希冀全瓊團結得以實現起見，乃

數度托王營長轉達瓊崖取高當局，表示幾年來希望恢復團結的熱忱，並提出解決瓊崖問題的具體意見。望當局以抗戰前途為重，加以考慮，但均未得任何答覆，而是年十月，王營長竟以「私通共匪」罪名被當局拘捕槍決，王漢強營長，廣西人，行伍出身，以占功陞任營長，駐瓊近十年之久，為人剛直有豪氣，曾屢與敵人作戰，可說是瓊崖國民黨軍中唯一真正抗日軍人，此次爲了團結抗戰，竟遭反動派無理殺害，全瓊抗日軍民無不憤激痛悼！

黎人暴動

白沙縣位於瓊崖中部，五指嶺的西南，是一個有着十萬黎人的縣份，一九四二年，瓊崖當局被敵人進攻威脅，爲避戰計，便由定安、南嶼一帶移駐白沙，隨着昌江、感恩、儋縣等縣政府都先後移入，當時各機關人員，官家眷屬及駐軍等，數在五千人以上。這一批人便成爲黎人的殘暴的統治者和吸血者，迫使白沙人民無法生存，因此發生了前所未見的黎人暴動事件。

這些避戰者到了白沙來之後，白沙黎人的痛苦與日俱增了。首先是住屋問題。黎人鄉村是極其狹隘的，官老爺決不能屈尊，因此繪聲畫形，征工搭做，於是白沙的黎人便要出人力、出材料，自己還得帶飯去吃，替官家蓋衙門，蓋得不滿意，拆下來重新再蓋。一個縣政府的官衙，要花一千黎人作二十天工才能完成；司令部的，專署的，當然更加規模宏大。蓋了屋，接着就是開路。又是成千成萬的黎人被征出來，拿着自己鋤頭，鐮刀，把崎嶇的山道加寬修平。白沙人就此終年都要「出征」，替老爺們蓋屋修路。抽剝厲害得很。司令部要公糧，專署要公糧，守備團要公糧，保安團要公糧，白沙縣政府要公糧，連三個「流亡」縣政府也要公糧。稅項名目繁多，有軍服費、草鞋費、軍被費、牛牌（

每家養牛按隻納稅），狗牌、豬牌等。除了這些正項稅捐以外，黎人之間倘有糾紛，就是官府敲榨的好機會，動則罰自銀若干百，耕牛若干頭。白沙出產如牛隻、鹿茸、鹿肉、鹿腳筋，木耳、獸皮、金沙、茶葉等爲出口的大宗，國民黨當局在各地設專賣局，黎人上項出產，一律官價收買，如有私買私賣則嚴重處罰，而官價僅及最低時價三分之一，只金沙一項，政府每月賺一千萬元以上。

黎人除了受到上述壓迫和剝削外，還有一些沒名目的苦。例如說，一個黎人村裡突然官眷光臨，村裡的「團董」就得打掃幾家整潔的房子給他們住下，他們用的水，燒的柴，就統由團董負責分配黎人輪流供應，這些大官兒大官兒的寶眷，到村子來散悶，看見了什麼合意的東西，一定強迫黎人出賣，黎人總是初則笑面婉拒，繼則俯首允諾，官有所愛，民不得不割愛了。

各縣府或駐軍的駐地，又要開起或大或小的農場來，他們在駐地附近選好了土地，把樹木斬下來燒掉，把樹根石塊掘了；此後就翻地，打土，做成菜畦；此後就下種，澆水，施肥；最後還有一項大工程，就是築籬笆，以防野獸侵襲。從開荒到收穫這個過程中，除了下種一項，都由黎人負擔，收成却全部歸給老爺他們的。還有一種做法，政府買了小豬小牛寄給黎人家裡養，各村分配一定數量，養肥大了便收回來。這就是國民黨的「增加生產」辦法。

在這種超經濟的剝削下，求生沒路的黎人，迫不得已，向他們的民族統治者和壓迫者來一個猛烈的反抗！

一九四三年春，白沙黎人暴動開始醞釀。三個大酋長——黎頭、王國興、符玉光、符松相約暴動，插血爲盟，決定了共同起事的時間和地點，在各地積極準備起事。但事機不密，在個別地方已被發覺了。結果牙利一帶黎人，集中了千餘人，拿起打臘的粉藥槍，首先發動，向四個縣政府的駐地

進攻，殺死一個縣長及幾十個保衛縣府的游擊隊，繳步槍十餘枝。隨着各地黎人紛起暴動，但多被政府鎮壓下去，黎人死者不計其數。暴動從五月開始一直延續到八月，不斷和政府軍隊衝殺，但由於組織性薄弱，終被壓平。各地大黎頭各自逃入深山，而一些小黎頭經不起鬥爭，不能堅持，走上妥協道路。九月底，瓊崖政府當局擺了一個圈套，召集各鄉黎頭喝酒，名之曰「悔過酒」，赴席黎頭二百餘人酒後完全被拘處死。此後白沙黎人只好完全降伏了。政府派出一批新的村保甲長來，建立新的統治，首先辦的二件事：一是各地在暴動期間所繳政府軍隊槍枝一律交出；二是賠償人命及損失。執行第一項的結果，黎人的打糧粉也給全部繳出來了。執行第二項的結果，黎人窖藏多年的白銀，一籃一籃送到政府那裡集中，牛隻一批一批被牽去了。估計政府所得為白銀十萬，大小牛隻三萬頭。

一九四五年春，獨立隊開入白沙、儋縣地區活動，白沙黎人方得重睹天日，成立民主縣政府，主持起義之三大黎頭之一的王國興被選為副縣長，被國民黨反動派統治下弄得荒蕪了的田園，又重新被墾殖了。

四 解放區的民主建設

抗日民主政權

瓊崖抗日民主政權首先出現于文昌縣。一九四〇年十月，瓊崖當局突然委出新縣長，率保安團一個營，帶了委令，前往文昌接詹學新縣長的任。新縣長抵文昌縣府時，保安團即將縣府包圍起來。迫令詹縣長立刻交代。詹縣長一時莫明其妙，認為交代是不成問題的，但不是即刻就可以辦得起，至少要有三天時間。但新縣長謂這是上峯命令，必須立刻交代。彼此爭辯起來。新縣長一翻臉，即下令把詹縣長綑綁扣留並解送上峯。這件事情傳播到文昌各地，引動全縣民衆公憤。二十多位地方紳士聯名向當局提出抗議，並表示文昌民衆對這個橫無理的縣長決不承認，如果當局不將新縣長撤查和釋放詹學新，文昌民衆將根據民主原則選舉自己的縣長。抗議發出後，當局置之不理。各地紳士乃組織民選縣長籌備會。發表通告，號召各地民衆派出代表選舉縣長，各地民衆無不響應。經過半個月的籌備，於文昌的昌洒鄉召開全縣民衆代表大會，除代表外還有羣衆萬餘人參加，大會選出詹學新先生的令侄詹錫先生充任第一任民主的文昌縣長。民主縣長就職後，羅致全縣抗日人士及愛國青年參加縣工作，並動員人槍，組織民兵，成立了一支三四百人的抗日地方軍。此後，文昌民衆有了自己的政權和武裝，對敵鬥爭比其他縣份積極得多了。

肇端於文昌的抗日民主政權，接着又在瓊山出現。瓊山第三區區長吳多穎先生，受命以來，積極抗日，深得該區人民之愛戴。一九四〇年底，忽奉瓊山縣政府撤職之令，而來的新區長，却是該區

人民早已痛惡的人物。該區民衆即召集大會，挽留吳區長，反對新區長，用全區民衆名義要求縣府收回成命，但縣府仍一意孤行。因此全區民衆開會民主選舉吳多績先生爲區長，縣府委派之新區長只好跑回縣府去了。此後縣府便與該區斷絕關係，停止公文來往，宣佈那裏爲「匪區」。這是一九四一年一月間的事。

繼後，瓊山第四、第五兩區及第一、二區的一部份，均建立民主政權，一九四一年七月開全縣代表大會，選舉該縣名士黃魂先生爲瓊山第一任民主縣長，吳耀南先生爲副縣長。瓊東萬寧二縣也有民主縣政府的成立，澄邁、臨高、儋縣有民主政權聯合辦事處的組織；是年年底昌江也成立民主縣政府了。

各縣縣政府既紛紛成立，就組織一個最高政權機關的要求。因此，由馮白駒、林樹蘭及瓊山、文昌、瓊東、萬寧等縣止副縣長等組織了籌備會，號召各縣民衆，獨立隊及華僑回鄉服務團等派出代表，選舉瓊崖東北區的抗日民主政府，以便統一各縣抗日民主政權的領導。經月餘籌備，於是年十一月十日在文昌的大昌鄉舉行代表大會，到會者爲各縣民衆代表及獨立隊、華南回國服務團代表五十餘人，採不記名投票辦法。選出馮白駒爲東北區政府主席，黃魂，林樹蘭，朱俠，符明經，林伯熙，陳克邱，吳乾鴻，吳耀南，史丹，劉秋菊（女），符榮鼎，符洛等十二人爲委員，符慶華，李寶南爲候補委員十五個委員中，共產黨員佔六名。

東北區政府成立後，曾致電王、吳二長官，表示願在抗日救國的基本國策下，接受瓊崖當局領導。頒佈了「施政綱領」，「土地條例」，「婚姻條例」，「民主選舉條例」等民主法令。當時瓊崖當局自然不肯承認這個地方自治政權，而且宣佈它是「共產黨政權」，是「蘇維埃」，並謂此爲「蘇俄

赤化瓊崖的徵兆」云。

施政綱領及社會經濟政策

解放區的抗日民主政權，是不是蘇維埃制度，是不是實行共產黨呢？不，從它的施政綱領和其他法令中，可以說明抗日民主政策所實施的是新民主主義的政策，也就是實行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義，而不是其他。同樣，國民黨反動派不承認地方自治的民主政權，並以內戰來摧毀它，也就是他們背叛了孫中山主義，反對革命三民主義的實行，而不是其他！茲將東北區民主政府所實施的法令，簡括的介紹如下：

(甲)施政綱領 其內容可分為四節：(一)說明瓊崖抗日民主政府在艱苦抗日鬥爭中，由民衆選舉產生出來，誓在國民政府及蔣委員長領導下，爲抗日救國的基本國策一鬥到底。爲實現這任務，特號召瓊崖東北區以及全瓊崖民衆的力量拿出來貢獻給抗戰。(二)關於少數民族問題，根據孫中山先生民族平等的原則，對瓊崖的黎苗僑等各族民族絕對不加歧視，尊重他們的風俗習慣語言及一切生活制度，並扶助他們，發展他們的文化經濟建設，改善他們的生活。在民主權利（選舉權被選權及一切人權）的享受和保障方面，和漢族一律平等，絕不歧視。(三)關於民權問題：除渙奸外，人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及人身之自由權，不加任何限制；人民有選舉、控訴、罷免和複決權，男女公民在政治、經濟、教育、職業各方面平等，女子和男子應享有同等地位和機會；女子有承繼遺產權利；逐漸限制和消滅童養媳。(四)關於民生問題：在抗戰期間，政府應積極減少人民負擔，實行減租減息，交租交息，發展生產，改善人民生活。

(乙)土地政策 抗日民主政府的土地政策，和蘇維埃時代的土地政策完全不同。內戰時期，瓊崖共產黨實行沒收地主土地，強制毀滅田契的政策。但民主政府所頒的土地條例則確認地主的土地所有權，但同時承認地主和佃農的基本對立必須合理調劑，以鞏固農村中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提高廣大農民的抗日積極性，以利堅持抗戰，爭取勝利。根據這個宗旨，在租佃關係上實行「二五減租」及保障交租的政策；在債務關係上，實行「分半減息」及保證交息的政策。

(丙)婚姻條例 這個條例是根據國民政府婚姻法，加以修正而成。其主要修正的內容是徹底執行一夫一妻制度，這和「婚姻法」所規定如得髮妻同意或在六個月內不提出控訴，則納妾視為合法，就有原則上的區別。其次規定因抗戰而至殘廢，無論男女，不能成為離婚的條件，旅居海外的瓊僑，因長期戰爭影響，不能互通音信者，亦不能成為離婚的條件。

(丁)選舉條例 規定凡屬適齡公民均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不受財產限制。選舉採取直接的不記名投票方式，由公民或代表大會直接選舉各級參議員。優待少數民衆，黎、苗、疍、倅各民族，如混居各縣區者，可以參加當地居民選舉；如佔居民半數以上，可以獨立進行選舉，不須參加當地居民的選舉。

從抗日民主政府所頒佈的綱領和政策的內容上，可以看到那是完全符合抗戰國策，符合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義，完全是爲了團結瓊崖各民族各階層，以便集中力量，爲打倒日敵而奮鬥的。反動派的一切詭譎破壞，適足以反證他們自己背棄三民主義而是實行反共反人民的法西斯主義！

瓊崖婦女對抗戰的貢獻

瓊崖婦女對抗日工作有着重大貢獻，有在這裡特別加以介紹之必要。

抗戰開始，瓊崖的婦女就迅速動員起來了。她們立即提出參戰口號，並紛紛到前綫去，參加獨立隊。獨立隊中婦女的數量不少，通常佔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比率。她們大部份做的是故事員，運輸員和看護，另一部份則當政工隊員和抄寫員。她們的工作效率很好，刻苦耐勞精神往往比男子還高。通宵行軍，到達目的地後，大家都安排睡覺了，但她們却要打柴，担水弄飯吃，而且笑嘻嘻的從來不叫苦。她對拿槍打仗的武裝同志，像自己的弟弟和兒子看待。做看護的不但要給傷病員治傷調藥，而且要替病人洗衣服，照料飯食，行軍時替他們背行李。她們在隊裏，除了做自己崗位上的工作外，和其他同志一樣有享受教育的機會，大都進步很快，初參隊的時候是那麼「土頭土腦」，不到半年就滿口抗戰道理，能够寫信，如果現在復員回家，就滿够資格做一個鄉村裏的識字班教師。

有幾個看護長，她們參加了百數十次的戰鬥，在槍林彈雨中把帶了花的同志扶下火綫。她們有時自己也帶花了，如果傷勢不重，是決不肯下火綫的，把傷口綑好便繼續工作。在戰爭殘酷的時候，醫院便要分組疏散，她們就充任大約十個病人的組長，她們的責任和工作就更重大了。她們要診治病人，要採集山草藥，要管帳，要應付戰鬥情況求得全體人員的安全，要苦口婆心地說服病人……一九四三年，獨立隊頒發抗戰獎章，表揚隊內模範，有幾位看護長獲得光榮的「特等獎章」。

獨立隊曾有過幾個女看護，在內戰中被保安團捕去，被迫在軍醫處服務，在那裏的傷兵都是打內戰受傷的，她們便耐心地在那裏傷兵講道理，說服了他們，他們歸隊後在另一次的內戰中便投到獨立隊裏來，不願做內戰的工具了。後來保七團的軍醫處長也因反對內戰，和那幾個女看護參加了獨立隊。

反動派過去加諸共產黨的誣蔑，其中一項說是「公妻」，究竟獨立隊裏男女關係怎樣，也有一說的必要。老實說，共產黨人是承繼歷史上一切優秀的傳統並在新的觀點上發揚而光大之的人，他們新的道德觀去代替舊的道德觀，也就把舊的道德觀的優秀傳統發揚光大，決不是反動派所能污蔑的。獨立隊的男女關係是正常的合理的和嚴格的。男女同志是平等地工作、生活和學習，他們很親愛，更勝于兄弟姊妹，但又非常嚴肅，在工作場所，男女沒有分開，但在宿營地上是嚴格分開的，由於防範着個別不守紀律的人會發生不正當行爲，夜勤哨就兼負這個監察的責任。正式夫婦同在一單位工作，亦要遵守定時同居的規定，要經主管人批准。隊內當然不會禁止談戀愛和結婚，而是嚴格的實行自願的一夫一妻制，一方面要符合民主政府的婚姻條例，另一方面又要經過隊內政治機關的審查批准和婚姻登記的手續；並規定凡丈夫在海外謀生而沒證實已死亡的，女方不能提出離婚，沒有離婚就不能有新的結合。所以，獨立隊的男女關係，要比某些滿口「仁義道德」的紳士們不可同日而語的。

現在說到一般婦女的抗日鬥爭。在敵佔區，絕大多數婦女都參加了「婦女抗日救國會」。婦救會規定未經同意不能領取良民證。而婦救會規定四十五歲以上的婦女才去領證。因此，在敵人統治深入的地區，青年婦女差不多都沒有領取良民證，作爲對敵人的奴役統治的反抗。婦救會對戰爭的幫助很大，担架運輸，破路毀橋，收集公糧，送信帶路，放哨防奸，檢查生面人等等，凡是民主政府所號召的一切工作，她們都無不參加。婦救會並號召婦女起模範作用，而且在增加生產，優待抗屬和獻金捐募這三項工作上，沒有婦女動員起來，就簡直做不出成績來。後來當鬥爭極端尖銳，有好幾個縣分，鄉村裏的青年壯丁差不多都離開了，那麼婦女便成爲農村中的支持者，抗戰工作和生產工作都差不多完全落在她們身上了。瓊崖婦女對抗戰有其特別重要的貢獻，她們自己在戰爭中也不斷進步了。凡參

加過識字班的人，都認得一兩百字，開會能够自己簽到，學會了抗戰歌曲，任隨你跑到那一個村莊，都聽到田野裏飄蕩着她們的歌聲。

五、英雄的素描

獨立隊支持孤島上六年半的苦戰，在上面已寫了一個概畧，雖然粗枝大葉，但也可以看到，沒有獨立隊就不會有瓊崖的抗戰！獨立隊，即現在的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瓊崖獨立縱隊，這個光榮的名字是不朽的！

獨立隊在毫無接濟極端艱苦的環境中堅持奮戰，這是共產黨人團結了瓊崖人民共同奮鬥的結果，但它的戰鬥和功績和它的傑出的領導人物是有着密切聯繫的，下面就是他們的簡單介紹：

馮白駒 瓊山人，是瓊崖共產黨的多年的領導者，紅軍改編為獨立大隊時，任大隊長，擴編後為總隊長，現在是縱隊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大革命時代他是個大學生，在瓊崖參加鬥爭後，很快便從一個普通幹部鍛鍊成為瓊共的領導者，體格雄偉，精神旺盛，可以支持廿四小時不間斷的工作，平日和藹可愛，談笑不拘，對待幹部非常誠懇親切，善於體貼別人的私衷，幫助幹部解決困難，但另一方面他的性格又是很頑強的，在對問題的爭辯時，除非對方的意見是正確的，否則決不放棄自己的論點，因為他時常是站在正確的一面，而且有勇於堅持真理的精神。他對事物很敏感，對黨務、軍事、政治，政權工作等都很熟悉，都有很豐富的經驗，故處理問題非常正確而又果斷；對幹部很了解很善於使用，能够很適當的分配他們的工作。他所以在瓊崖共產黨成為長時期的領導人物，不是偶然的事。

莊 田 副司令員，萬寧縣人，體魄雄偉壯健，性格爽朗活潑，說話很動聽很有煽動力。內戰時期曾短期參加鬥爭後，離瓊出國，曾在莫斯科的軍事學校受過訓練，返國後參加江西的紅軍，充任

過團長和團政委，參加長征，曾在戰鬥中負傷，打斷了左腳的脛骨，一九四〇年九月返抵瓊崖工作。軍事素養甚深，管教作戰，都很有本領，獨立隊幾年來凡屬較大戰鬥，多由他直接指揮的。

李振亞 參謀長，廣西人，參加過江西紅軍，是一個精通游擊戰術的軍事幹部，佈置戰鬥非常精密耐心，在指揮作戰的時候，善于掌握情況，當機立斷，在陷于困難危境時，能够很果決的有效的扭轉局勢，使己自爭得有利地位，轉危爲安，反敗爲勝。獨立隊一切較大的戰鬥，都是由他佈置的。

……完……

附錄：

瓊崖獨立縱隊七年戰鬥統計

(甲) 對敵戰鬥：

(一) 戰鬥次數：二〇八九次。

(二) 敵人損失：斃敵軍官三十五名（內東路司令官三名，海軍少將二名，艦長一名），士兵二九一三名，馬一三匹；傷敵軍官六名，士兵一七四三名；俘敵軍官二名，士兵七名，馬二匹；擊沉敵艦二艘；搶救國際友人十一名。

(三) 「瓊縱」繳獲：重機六挺，輕機四十四挺，機關砲五門，擲彈筒九個，槍榴彈一個，手提機十六挺，步槍一八五〇枝，手槍六四枝，子彈七〇三一五發，砲彈四七五發，輕機零件五盒，子彈盒三七〇個，刺刀二一七把，劍十七把，鋼帽二〇七頂，水壺一一七個，望遠鏡一一個，電話機二〇個，軍車三四輛，布三五五八疋，軍服九九担，藥品三五担，攝影機一個，雨衣八〇條。

(四) 「瓊縱」損失：犧牲指揮員七一名，戰士六一〇名；傷戰士六七六名；被俘九名，失去重機一挺，輕機一挺，槍榴彈一個，步槍二八三枝，手槍二三枝。

(乙) 對僞戰鬥：

(一) 戰鬥次數：一四〇次。

(二) 僞軍損失：斃僞軍官七名，士兵六一七名；俘僞軍官一名，士兵二九名；爭取反正八五名，

(三) 「瓊縱」繳獲：重機一挺，步槍二八一枝，手槍四枝，子彈九四五〇發，刺刀二把。布一九一疋，藥品二四担。

(丙) 自衛戰鬥：

大小戰鬥七二四次，國民黨軍陣亡軍官六七名，士兵一九八〇名；傷軍官二六名，士兵一九二七名；俘軍官五〇名，士兵五七七名，瓊崖縱隊陣亡指揮員五名，戰士六三四名；傷指揮員二九名，戰士九八七名；被俘一名，瓊崖公學學生及工作人員被捕一五〇名。「瓊縱」繳獲迫擊砲一門，輕機七挺，衝鋒機四挺，槍榴彈一個，手提機一一挺，步槍八八九枝，手槍一二九枝，砲彈二担，子彈四九四二〇發，手榴彈七五〇個，刺刀四八把，劍一把，鋼帽五六頂，軍服五九五，馬四匹，燒燬步槍一二五枝。「瓊縱」損失輕機一挺，步槍一一七枝，手機一挺，手槍七枝。

附錄二

敵人投降後國民黨軍進攻琼崖解放區實錄

——從卅四年九月到卅五年三月——

日寇無條件投降之後，全瓊抗日軍民，無不歡欣鼓舞，千萬顆的心都充滿着勝利的微笑，慶祝勝利大會，勞軍大會，像潮水般湧着，和平歡悅的氣氛代替了七八年來的悲慘殘酷的戰爭局面，擺在全瓊軍民面前，誰說不是一道光明和平的曙光呢？可是，正當他們正在積極進行受降，準備開始建設工作之際，忽而國民黨四十六軍過瓊，竟企圖獨霸勝利戰果，實行一黨專政，於是乎把抗日軍民一脚踢開，稱抗日有功的獨立縱隊爲「奸匪」；稱解放區人民爲「奸民」，軍事之大舉進攻，一個清剿計劃之不足，再來一個「限期三個月內消滅」；對解放區人民則以「清鄉」「綏靖」爲口實，大肆姦淫搶掠，直至今天，瓊崖解放區軍民，還在國軍的猛烈進攻之下過着水深火熱的生活。茲將記者所得一部份關於日寇投降後國軍進攻獨立縱隊的事實，列舉於後：

卅四年九月三日；國民黨感恩縣，游擊隊林克部，約百餘人配備手提二挺，卜壳十餘枝，配合日軍十多名，化裝爲游擊隊，配備有擲彈筒等機；向駐於感縣城外麥氏祖祠的獨立隊第捌中隊進攻，該隊臨急應戰，孤軍無援，致於死守，結果全連壯烈犧牲，其中有政治處股長一名，黨支部書記一名，小隊長二名，戰鬥員四八名，失去步槍三十四枝，短槍五支，

另犧牲副縣長以下多名，（按當時獨立隊進駐該城，是準備受降與收復該城。）

十月二日，文昌縣游擊隊韓慕和部百餘人，借乘日軍車五輛，從文昌潭牛市向大致坡附近獨立隊駐軍

進攻，獨立隊被殲應戰約半小時始行退出。

十月七日早，臨高縣游擊隊謝鼎部，配合尙未解除武裝日軍百餘名，首先由日軍開向那舍市，將獨立隊挺進支隊某大隊包圍，威脅該隊撤退該市，該隊爲避免衝突計，隨即撤出該市，於八日早，謝鼎部即佔住該市。

十月十四日，一八八師五六二團一連人從海口向獨立隊某部駐地瓊山縣第叁區演豐市進攻，該部爲避免內戰，乃自動撤退，國軍進市後便尋找過去當該市僞維持會長者充當鄉長，十六日國軍數十人落村搜查，並強姦年近七十之老婦。

十月十四日晨，昌江縣游擊隊鍾德樞率部二百餘人，進犯解放區且光鄉，浪柄村，槍殺村民式十一名，燒民房二十七間，將全村男女脫下衣裳，令其裸體列隊遊行，任意侮辱，有五位女子以刺刀刺陰部，劫去耕牛一三六頭羊百餘隻，其餘豬狗雞鴨財物家具也被劫去甚多。

十月十六日，一八八師五六二團一個營及配合文昌縣游擊隊周成子六百餘名，分四路進攻獨立隊所收復的舖前市，該隊爲避免衝突，忍痛撤退，但當該隊撤退時，國軍分路緊追，被迫予以回擊後始安全退却，該市便被佔奪。

十月十七日晨，瓊東縣三區國民黨區長吳廣率領該區游擊隊百餘名，向獨立隊收復的長坡市進攻，獨立隊迫於自衛，予以還擊卒將該部全殲。

十月廿一日夜，一八八師五六三團三營共三百餘名，由府城出動包圍解放區永秀鄉坡黎村民主政權第一區署住地，殺死馮所區區長，逮捕副鄉長王國良，林木，工作人員陳長貴等生死未明，十月廿三日，上午八時臨高縣游擊隊符守保，許邦家等部糾集當地著匪符子星，鄧千良等百十餘人

配合加來市日軍卅餘名，以輕機手提機槍，由加來公路直向解放區本保市進攻，臨高縣民主政府警衛隊駁壳班和南保鄉民，被迫應戰約一小時，彼等不支退去，結果斃日軍四名。

十月廿六日上午七時許，昌江國民黨縣長符祥和糾集成恩游擊隊陳大環部共百餘人，暗通駐新街之日軍互相呼應，當時該部分三路向解放區新街市墩頭港和加定村進攻。到市區之一路槍响，市內日寇的輕機槍大砲大作，企圖在內外合擊，當地獨立隊駐軍爲避免衝突，乃忍痛放棄新街市，該軍入市區後實行「三光」。計民衆被殺死者十五名，傷者三十餘名，被迫落墩頭海溺死者百七十餘名，並燒墩頭民房三十餘間。加定全村民房全被燒光，搶劫民衆現銀二千餘萬元，布料百餘疋，其他物資也被搜劫一空，爲昌江空前之大慘劇。

十月廿八日，崖縣國民黨縣長丘岳觀率領游擊隊百餘人，配合日軍百餘名，進攻解放區崖崖樂第一區智育鄉第一二兩保。燒民房四十餘間，民衆三名被燒死，劫去民衆耕牛百餘頭，其餘布疋被服用具不計其數，計約達千萬元之多。

十月初旬，駐崖縣新編十九師五五團，侵入解放區新民鄉，佯言同情我艱苦抗戰七年，並放出國內國共兩黨已經團結合作的空氣，設酒席邀民主政權區幹部往會見，該鄉全部工作人員一時不慎，遂陷其計，全部被捕。又嶺南鄉長及工作人員也被誘捕均生死未明。

十一月六日，守備團第三營約二連，配合駐白燕市日軍，該軍先於五日借日軍車五輛駛進該市敵堡壘，第二天（十日）復增軍百餘人，先從市外進攻，市內之部隊與日軍同時配合動作，向獨立隊內外夾攻，獨立隊被迫自衛，奮勇迎擊，激戰四點餘鐘，該軍便被擊退。但當日

下午七時，又復增兵再犯，獨立隊因衆寡懸殊，便忍痛撤退，該市遂告失守。按該市自敵投降後，獨立隊收復最早的一個市鎮，收復後日漸恢復繁榮，未被佔前曾做爲獨立隊與國民黨談判的聯絡地。

十月六日，感恩縣國民黨區長王茂書率領游擊隊五十餘人，配合佛羅據點日軍十餘人，到解放區感恩屬丹春村進擾，焚燬民房卅餘間。

十一月七日，保六團及守二團，佔駐金江市附近之十九村，十二村及大方市等民三地區後，十一月七日分兩路自金江進發，向汀、臨交界解放區進攻。一路向加來方向進攻臨高縣第二區，另一路向澄邁縣第一區福來市進攻。駐該市之獨立隊爲避免衝突，乃忍痛退出該市，而該市便被佔領。

十一月九日保六團，守二團各一部，由福來市向好保嶺獨立隊駐軍進攻，該隊忍讓退却，好保嶺即被佔。

十一月十一日，儋縣游擊隊陳德創部百餘人，向解放區老師地，春花井兩村進擾，殺死民衆十餘名，燒民房十餘間。

十一月十二日又林柏陰部游擊隊向新地村進擾，殺死民衆八名，燒民房八間，姦淫婦女四名。

十一月十二日，儋縣游擊隊二百餘名圍攻解放區德祥鄉紅樓村，該村民衆奮起自衛，但衆寡懸殊，糧盡彈絕，即被攻破。該軍就用槍刀亂殺，結果民衆被殺約五六十人，連六十餘歲的老婦，數個月的小孩，也不免斷頭流血。燒燬全村民房，劫盡全村財物，悲慘之極。

十一月十六日，感恩國民黨三區長王茂書率領游擊隊五十餘人，配合佛羅據點日寇十餘名，襲擊道田

鄉民主政府。

十一月十六日，保六團一個營勾結那大敵人，強佔那大市。（按該市，自日軍投降後即被獨立隊包圍），國軍佔駐該市後，利用日軍日夜放哨，搜查公路行人。該軍在市內按戶搜米，有米一斗則取八升，買物交自紙空頭支票，甚至「意買不滿票，強令商人補貼現款。

十一月十六日新編十九師五七團某部，由重合出動，進攻解放區之白沙縣沙烈鄉寶乙村之獨立隊駐地，該隊為避免衝突，一還一彈，忍痛撤退，寶乙村便被佔領。該村所有民房盡被焚燬（共五十餘間），財物則被劫一空。

十一月廿一日，駐白江國民黨新編十九師五七團一部，由初街向解放區四更村進犯，拘捕抗屬九名，打死民衆六名，劫去耕牛廿多頭，並駐該村，把民衆所有的豬，屠吃，并搜屋掘地，把民衆所存的米谷衣服財物劫光。

十一月廿一日，一七五師五二三團第三營，侵佔儋縣解放區緒基東城等鄉後，第二日深夜出動永隆鄉楊園村，包圍民主政府第四區署，該區署之警衛隊和民衆為自衛計，奮起抵抗，相持竟日。次日（二十三日）上午十時，卒因衆寡懸殊，彈盡援絕，該村就被攻陷，除區長及警衛隊一部份突圍外，其餘工作人員均犧牲。該村失陷後，全村房屋均被燒光，家畜財物均被劫光。最慘是楊園村男女被殺三十五人，被捕十二人，余永耀之子才數歲，被刺死後，還斬斷腳頸。另有數人被殺死後，被剖腹，白水塘村有二婦女，被用石打死，實為該鄉空前慘劇。

十一月廿一日，上午十時，瓊山游擊隊蔡鍾照部廿餘人，進擾解放區瓊山第二區方輔市，亂行搶掃

射市民，并搶劫商店及人民財物。

十一月廿五日上午八時，保六團二百餘人，由那大分三路出動，進攻南豐市獨立隊駐軍，并企圖進佔該市。該隊爲自衛及保護市民利益計，奮起反擊，激戰一小時，將其擊退。

十二月一日，至九日，一八八師五六四團并糾集瓊東縣地方游擊隊共四百餘人，配輕重機十餘挺，從一日以後到九日，晝夜不分，向瓊東解放區修習鄉的良久，上昌荷昌上山龍服叢一帶；及長安鎮之下屯新學烟墩雙慢水下塘青萬一帶；存善鄉的沙甫舊屯長坡園，大嶺，谷占椰村園，竹園，梅叢，嚴村，長尾一帶實行掃蕩，捕民衆五名，死傷七名，財物傢具沒收破壞一空。

十二月二日，保六團李文勉部六十餘人，配輕機二挺，并糾集滄浪村流氓多名，由加來市到解放區南保鄉元結村進擾搶劫，被該鄉民兵擊退。

十二月三日，上午三時瓊山區馬凌清鄉反動武裝，配合羅定市呂松年僞軍三十餘名，向獨立隊所屬放的溪尾市進犯，該軍一到市區，即向市民掃射劫掠焚燒。

十二月十一日，上午十時，新十九師五十七團百餘人，由樂東之東號慶拜兩據點，向解放區重合區獨立隊駐地進攻，獨立隊於稍抵抗後，便自行撤退，但該軍仍沿途追擊，獨立隊忍無可忍，迫得自衛，乃展開激戰約四小時，將其擊退。

十二月十一日，一七五師五二三團進攻儋縣舊州獨立隊駐軍，獨立隊於稍事抵抗後，即行退撤，該軍佔駐舊州後，即挨家查戶連劫數天，捕廿餘婦女於一室內輪姦，姦後裸體逐出，被劫自銀數十萬，殺死男女五十餘名，另在南嶺殺死民衆六十餘名。同日新英鎮也被洗劫。

十二月廿六日，新十九師五七團，由北黎老馬等據點集中，乘敵火車出發，企圖進犯，解放區軍民爲自衛計，於是上午九時將之阻擊，在北黎老馬地鐵路上激戰十五分鐘，擊斃該團副團長廖生權一名，及排長以下兵士多名。

十二月廿六日夜，文昌游擊隊許聲全部十餘名，到解放區馮風鄉白沙村埋伏，次日晨進入馮家坡市，除大舉搜劫焚燬外，還用豬刀殺傷市民五人，捕去商販四名，殺死民主政權公糧委員一名，並將其弟綁去錦山市後，罰米八石，始允釋放。

十二月廿七日夜，至廿九日，五六七團二百餘人配合敵軍蔡紹裕部一路由文城出發，向解放區之公安鄉進擾，一路從抱羅經抱錦向公坡鄉龍馬鄉掃蕩。二十八日在后坡村姦淫搶劫。廿九日另分兩路竄入公安鄉，在四保土吉村借搜「共黨」爲名，肆行劫掠民衆，損失重大。

十二月二十八日，保六團二百餘人從那大市出發，向獨立隊駐防地長坡市進攻，獨立隊被殲自衛，與該團激戰於長坡橋頭，阻止該團前進，自上午七時至下午六時止該軍方被擊退。

卅五年一月二日駐三亞及北黎之新十九師，一營之衆，由三亞北黎二處向解放區白沙縣第三區差葛鄉進犯，一連三天，擊斃民主鄉長文湧坡一名，民衆數名，並肆行姦淫掠燒。

一月三日儋縣游擊隊陳德烈林蔭南符兆昌等部共三百餘人，向民主政府第一區署駐地白馬井鎮進攻，該區警衛隊稍行抵抗，自動退出，白馬井就被佔領。該軍進駐後大施兇暴一連數天，民衆被屠殺十餘名，婦女被姦淫十餘名，物資損失共數十萬光洋。

附錄三：

雙方發佈停戰命令後國民黨軍進攻解放區的事實：

——按自一月十一日國共兩黨領袖發佈停戰命令後，瓊崖共產黨曾派史丹爲代表，晉謁瓊崖國民黨軍事最高指揮官四十六軍軍長韓鍊成，宣佈獨立隊司令部已於十三日下達停止衝突命令，要求韓氏也即日頒發同樣命令，停止向獨立隊進攻。當蒙韓氏之代表人軍部某處長答覆謂：軍部也於十四日下午下令所屬停止向獨立隊進攻……云云。但結果事實適得其反——

一月十二日，國民黨一七五師五二三團，配合游擊隊共三百餘人，配備輕重機四挺，擲彈筒一門，鐵甲車兩輛，由東成公路駛長坡橋，向解放區長坡市進攻。該市獨立隊駐軍因恪守停戰命令，忍讓撤退，該市即被佔領，即國軍在該市附近，大肆搶掠姦淫。

同日一七五師五二三團另一部向儋縣民主縣政府，與獨立隊某部駐地的新州進攻，獨立隊爲避免內戰，忍讓退出，新州即此被佔。

一月十四日，新十七師五七團一部，約四十餘人，乘日軍軍車一輛，向北黎公路獨立隊駐地進攻，獨立隊爲自衛計，予以迎擊，擊斃國軍十七名，（內有以剝削民衆地著的感恩縣游擊隊指揮陳大環一名），放下武器九名，（內副營長陳紹皆一名，特務長溫諒一名）。

同日新十九師二百餘人，進佔昌江解放區的四更村，殺抗屬三人，工作人員二人。

一月十五日，一八八師某部二百餘人，由屯昌出發，進攻獨立隊駐地之南坤市，該隊爲忠實執行停戰

命令，自動撤出，該市即被國軍佔領。

一月十六日新十九師二營，攻佔昌江縣解放區的仁益鄉。

一月十八日，新十九師一部進攻白沙縣解放區的沙想鄉，保丹與美浮村附近的山地獨立隊駐軍。獨立隊犧牲六名傷十二名。

一月十六日，一七五師之某部三百餘人，由南坤向解放區瓊六區及澄二區一帶進攻，當地獨立隊爲忠實執行停戰命令，忍痛撤離該地區。

一月二十日，一七五師一連配合當地游擊隊二百餘人，攻佔獨立隊駐防的洛基市。

一月二十日，駐舊州的五二三團第三營一部，攻佔獨立隊駐防的里仁市。

同日國軍五二三團另一部，乘由洋浦港向自馬井港獨立隊駐軍進攻，獨立隊被迫撤退，該港即被國軍佔駐。

一月二十四日，駐嶺頭之國軍一部向黑君山解放區進攻。

一月二十六日，一七五師五二三團一個營配合當地游擊隊及日軍二個中隊五六百人進攻獨立隊駐防的王五市，在四面包圍之下獨立隊迫於自衛，起而抗拒，激戰半日，始行撤退，該市即被國軍佔駐。而當該軍進攻時亂向市區開炮，致傷亡市民七十餘人。進駐後，乃在市區實行三光政策，被殺者百二三十人，被姦婦女三十餘名，遍地哀鴻，慘絕人寰。據悉該軍於進攻前曾向士兵宣佈，打入王五市後，特准官兵姦淫搶掠二星期云。

一月二十六日，保安第六團駐加來之某部三十餘人，由加來出發，方向未明，此時適臨高縣、主政府的警衛隊出發加興鄉公幹，在芳東村休息，爲該團偵知，即開來襲擊，該警衛隊爲堅守

停戰命令急欲退避之際，但已被包圍，只得集中火力突圍衝出，安全撤退。

一月二十七日，一七五師一部配合偽共二百餘名，突然包圍澄區一區旺商市獨立隊駐軍，企圖乘其不備之際加以殲滅。幸為獨立隊事先發覺，奮起自衛，苦戰竟日，始行安全撤退。該軍佔領旺商市後，繼續向福來市好保市獨立隊駐軍進攻，獨立隊為執行停戰命令，堅決避免內戰，相繼退讓，於是瓊西又被國軍佔奪。

一月廿七日一七五師二個營，配合未解除武裝的日軍二個中隊及偽軍一部共約六百餘人，向王五市分兩路出動，一路進攻儋縣二區的苗蒲村，殺死民衆百餘人；另一路進攻白馬井港，當地獨立隊防軍為恪遵停戰命令，自動撤退。

一月廿八日，新十九師一部四百餘人，分兩路合擊澄一區之王外村獨立隊駐軍，該隊稍事抵抗，即行撤退。國軍入村後，大肆搶劫民衆。

一月廿八日，新十九師一部向昌江縣屬解放區的嶺南樂萬等鄉掃蕩。

一月廿九日，佔駐澄一區好保岑之國軍四個連，向獨立隊駐地大嶺脚市進犯，獨立隊迫于自衛迎擊，激戰數小時國軍再由和舍市增援二個連及日偽軍一部，獨立隊衆寡不敵，被迫撤退。

一月廿九日，一七五師一部配合和舍市的日偽軍由旺商市出動，深入解放區澄一區和安鄉及三脚嶺一帶進攻，當地獨立隊防軍被迫自衛，予以還擊。該軍計不得逞，後由附近據點增援大軍，（內有日軍）獨立隊乃自行撤退。

一月卅日，一七五師一部四百餘名，進佔獨立隊所解放的臨高縣和祥市，大肆摧殘。

織。

一月卅一日，駐那大市的國軍，連日不斷增兵儋縣，向解放區加緊進攻。是日出動二百餘人進犯解放區洛基鄉。當地獨立隊與民衆武裝，奮起自衛，擊斃國軍十六名，繳捷克機一挺，步槍三桿，獨立隊也傷亡各四名。

二月七日，一七五師二個營，配輕重機十九挺，迫擊砲二門進攻澄邁縣加樂鄉的獨立隊防地，該隊被迫撤退，壯烈犧牲一名。

全日，國軍另一部向獨立隊某部駐地石浮市進攻，獨立隊守軍被迫迎擊，至晚始行撤退，受傷二名。二月九日，國軍駐那大部五個連約五百人，由那大出動向儋縣屬獨立隊駐地南灰市進攻，獨立隊以小部稍爲抵抗即行撤退，該市即淪國軍之手，國軍佔市後，連日出動南灰大星一帶掃蕩，搶劫民衆。

二月十一日，獨立隊某部會同儋縣民主政府於南寶市召開慶祝和平民主勝利大會，不料保六團一營，乘夜向會場進攻，獨立隊奮起抗擊後，即行撤退，該市遂被國軍佔領。翌日，國軍在該市進行大搶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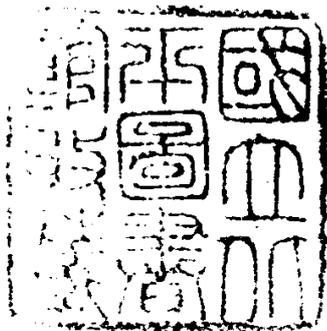
二月十三日，國軍二百餘人，配備輕重機六挺向獨立隊駐地蘭洋市進攻，當即被佔該市。

二月十五日，一八八師一部二百餘人，進攻獨立隊駐地西昌市，獨立隊稍事迎擊，即行撤退。該軍進入市後，大肆搶劫。

全日，國軍一七五師配合保六團七八百人，分三路向獨立隊司令部所在地南豐市進攻。獨立隊因衆寡懸殊予以相當打擊後即行撤退。該軍不斷追擊，並於新村，蘿葡頭那苗等村一帶展開掃蕩，劫掠民衆，損失不計其數。

二月九日至十六日，國軍集中全瓊精銳兵力（四個團）配合游擊隊共五千餘人，分爲五路先後向白沙縣獨立隊後方根據地進攻，企圖找尋獨立隊主力進行包圍殲滅。但獨立隊預先已獲得情報，先將主力轉移，而以少數兵力展開游擊戰。於是國軍撲了一個空，老羞成怒，乃在白沙縣縱橫掃蕩，屠殺搶掠，姦淫婦女，無所不用其極。

根據以上不完全的紀錄，自日本投降後至停戰命令發出前，國民黨軍隊進攻獨立縱隊三十八次，配合日軍者計六次，自雙方停戰命令發佈後至二月十六日國軍進攻獨立隊三十次，配合日軍四次，佔駐獨立隊所解放的或控制之下的大小市鎮三十多，內處有白沙縣與儋縣縣城，及瓊崖重要城市那大，金江，北黎……等。這個材料只截至二月中旬爲止，自此以後，國民黨軍的進攻從未停止，而且積極增兵，內戰因而日趨擴大。



23.604
51

元

西學西長女館五十二號